

變易可謂妙矣化已一定則亦不能紊其自
 然之符矣故均鳥足之所化也為增則不
 能為胡蝶均蕙之所化也為鵝則不能為雞
 生化之理其符如此宜其杞園之人覩有形
 之必終觀天地之昭然有物是致區區之過
 計也且所謂自然之符者其始也必有所自
 而生其生也必有宜定之位其終也必有所
 由以復始而必終終而復始一七九之變循
 環而無端此生化之理所以終古不息也嘗
 謂物之無知沉淪於造化固其宜也人為萬
 物之靈雖未免乎生化亦有不生不化之理
 備於我曷不思所以反身而誠矣為甘心於
 造化之域與彼萬物同其轉徙哉列子之訓
 蓋將伴學者即生化之中而明生生化化之
 妙順生化之符而不制於生化爾故為終託
 言身之問道乎丞以祛有生之累也猶以為
 未也直以吾乎一身謂為天地之盜雖天地
 之盜雖天地生化亦謂之為盜盜人之所共
 惡也而我乃以盜而成若生載若形則之人
 也奚以貴生愛身而犯人之所惡哉故天瑞

至此而終焉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二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三

念三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江道進

黃帝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載已養正命娛
 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肝黧昏然五情爽感
 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
 管百姓焦然肌色肝黧昏然五情爽感黃帝
 乃喟然讚曰朕之過淫矣養一己其患如此
 治萬物其患如此

解曰生理貴於肆任有心於養一己則必
 蹈其患矣百姓謂我自然有心於治萬物
 亦必蹈其患矣是故娛耳目供鼻口而有
 欣欣之喜是不恬也竭聰明進智力而有
 戚戚之憂是不愉也不恬不愉非德也肆
 養身治物之不同憂喜之有異其於殘生
 傷性均也殘生故焦然肌色肝黧傷性故
 昏然五情爽感夫合十有五年而一世成
 矣憂喜居半外以瘁形內以傷性亦何生
 之樂哉此黃帝所以嘆其過之深而思求
 至道也

於是放萬機舍宮寢去直侍徹鐘懸滅厨膳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

解曰放萬機則不與接搆舍宮寢則周行而不殆去直侍則獨立而不改徹鐘垂滅厨膳則無耳目鼻口之娛閒居大庭之館則優遊而寓乎廣居齋心服形則聰明智

力不用三月不親政事則寂然不動歷時變而不遷晝寢而夢則形不與物接而昭然與神會也華胥氏之國神之所寓也強

為之名而無有實非體性抱神者不能遊也故黃帝夢之所遊者如此

華胥氏之國在兗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

解曰西北為天地之奧內照之元門故託以華胥氏之國所在雖彊為之名而寓之於方實非方之所能制數之所能拘故曰

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神游而已其國無師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慾自然而

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己不知疎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捷無傷痛指撻無痛癢乘空而履實寢虛若處林雲霧不破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

解曰語有之曰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其國無師長其民無嗜慾以此而已且國無師長不以無欲治之民而然也自然而已民無嗜慾亦不以有善治之君而然也自然而已道至於自然則世俗之所謂欲惡親疎逆順愛畏都忘之矣又美有天殤之患愛憎之情利害之擇哉即是可以入水火忘痛痛乘空如實處實若虛視聽洞徹其心不滑其行不躓也真空不空乘空有似乎真而非真也故言若履實真虛非虛寢虛有似乎虛而非真虛也故言若處林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黃帝古之辯覺夢者然

則華胥之遊彼直真夢者矣其託之夢非以循斯須故然耶

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

解曰天老者體天道之無為力牧者為人治之工宰太山稽者於地類為莫大得道者能命三才而役造化是以黃帝怡然自得則召三者而告之也夫道有情有信而至道不可以情求者蓋道不廢情而有情不可以求道也所謂至道者道之不離於真者也安有術之可思以思而求其術是以情求至道也終不足以得道矣故必疲而睡所夢若此而後既寤則怡然自得也蓋疲而睡則肢體墮而智力不用而夢則真與神接也唯有得於至道則天下可不治而治矣故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

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

若華胥氏之國二十有八四七之數也七
七天癸之數至此得其中而極其盛雖黃
帝之治不離於有為故其治不能逃乎數
且七七陰數也黃帝方欲華而復本故特
舉陰數之盛者言之且道不至於真人未
有寢而不夢者曷亦不至乎華胥既寤則
怡然自得歟蓋畫之所好則夜之所夢有
若黃帝之齋心服形則想夢自消矣使黃
帝也而有夢則必至乎華胥而已矣苟不
能齋心服形則役於思慮制於陰陽夢飲
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且
顛倒於夢想而得失憂喜初無有定不知
去華胥氏之國幾千萬里矣且晝想夜夢
理之常也此必託之晝寢而夢者晝日之
中也厭擾而接於事之時也神遊於形接
之時是神無須更離形也嘗試論之帝王
之功聖人之餘事也聖人不得已而有為
雖有為也而付於物物之自為宜無有為
之累矣然既已有為則帝王之功成而大
道隱矣列子將明聖人之應帝王始終不

離於至道故即黃帝之始以為言焉語道
至於黃帝則極矣逮其即位而應世則擾
擾之緒起矣或治或亂一喜一憂其為必
不免矣雖然黃帝以夫大宗師者出而應
物常體盡無窮而遊無朕是以託之華胥
之夢以祛其應世之跡速其齋心服形歛
應世之跡而復於至道幾若華胥氏之治
則所謂黃帝者世莫得而見之矣天下之
人徒亦守其陳跡以思無數爾故此篇終
言季咸之相壺子至於示之以未始出吾
宗則季咸莫得而相自失而走爾其說蓋
明此也帝王之道至此而極矣故莊子應
帝王亦以此終其篇
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
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假不
愛仙聖為之臣不畏不怒慮慮為之使不施
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陰陽常
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宇宙常時
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夭惡物無疵癘
鬼無靈響焉

解曰姑且也射厭也姑射山者厭射世界
不得已而姑且應之者所居也水幾於道
海河水之所歸也姑射山在其洲中以言
居道之中也非神人孰能與於此不食五
穀吸風飲露則味於道之淡乎無味心如
淵泉則靜專而不流形如處女則應物而
不倡不假不愛身拘萬物也不畏不怒純
氣是守也不施不惠而物自足所謂人人
不損一毫也不聚不斂而已無愆所謂人
人不利天下也由陰陽常調而至於鬼無
靈響老君所謂安平泰也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
解曰商金聲也老商則反性復命而無為
者也伯高子則年彌高而德彌邵者也故
子列子師友若人也列子嘗師壺丘子友
伯昏瞀人矣蓋道無乎不在則亦何常師
之有
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尹生聞之從列子居
數月不省舍因問請斬其術者十反而十不
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

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
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
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為
違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所學於夫子
者矣

解曰莊子曰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
告其兄弟十反而十不告非不欲告之也
不知其可告也與醫缺問於王倪四問而
四不知知問無為謂三問而三不答頻矣
為章戴者方且以文之成尊而冠諸首安
足以語老商無為之道哉是以既從列子
則以對憾而辭既退數月復以脫然而來
去來不常對憾再三其鄙而不達於道終
不近矣故不得已而告之

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教
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
五年之後心不教念是非口不教言利害始
一解頰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度無是
非從口之所言度無利害始一引吾並
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

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
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
友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
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
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榦殼竟不知風
乘我邪我乘風乎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決
時而對憾者再三女之片體將烝所不受汝
之一節將地所不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
生甚作屏息良久不敢復言

解曰是非在理利害在事昔之所是今而
非之則是非初無定體我以為利人或病
之則利害初無常是所以有是非利害者
人之生也因欲有身因身有愛以欲發愛
七情交錯眼迷於色耳循於聲鼻流於香
舌嗜於味一體之內各不相知雖均於耳
目之見聞也左右異位則明闇或殊況能
無不同乎由是知是非利害成出於耳目
鼻口之知覺耳而知覺之生依於圓明之
性性與物對物合於我因以成體體雖不
一性終無二夫一性裂為七情初不屬彼

則反決裂於圓明亦美假於物哉苟能即
聲色臭味之中一有所悟而休復於具則
七竅俱潛耳目鼻口融通為一迴視天下
萬物紛紛擾擾如兩雪之見脫無不殫釋
而同於真精矣而況於吾之一身乎此則
子列子履虛乘風之道也列子於此道生
知而自得矣吳假於學哉將以垂剖故必
寓於學者歷階以進之序而託之於躬行
也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則能去
智與故矣此由一年之野進於三年而通
之時也夫不敢非無其意也未至于目擊
而道存也故始得老商一眄而已至於五
年而求則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其念
其言出於自然而無矜吝之心則其道莫
迷於心故為之解頰而笑能無擇於心之
念口之言矣不至乎七年之天成則未能
縱而不守是未可與權也安能與童子齊
驅而並駕哉故必從心之念從口之言更
無是非利害始一引之並席而坐然而從
則縱之而已雖曰更無是非利害是能無

有矣未能無也故必進於九年之大妙而後橫心之念橫口之言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也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也無不同矣道至於此則不貴其資不愛其師故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而內外進矣夫然後七竅休復於一具百骸圓同於太虛其寓於天地之間猶木葉幹殼之隨風東西不知風乘我耶我乘風乎謂我之乘風則木葉之飄亦有心於乘風乎謂風之乘我則風之吹噓曷嘗有待於我哉然則御風而行泠然善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爾且既曰骨肉都融矣猶擬之以木葉幹殼者蓋有生之氣有形之狀可使之虛而不可使之無雖有形體而無形體之累可謂虛矣雖猶木葉幹殼之輕而未離於有物也此莊子所以謂其猶有所待也是乃道之所以為大妙也如亦無而已矣又何貴於道哉若尹生者內藏懃懃以忿瀆之氣自戾於大和其生也為天地之疣贅爾居先生之門曾未決時而懃懃焉

三則積此妄情以終其身有沉溺而已雖以坤之厚載亦不能勝其一節之淪墜矣慮有生均命於造化情想一殊而升沉之異乃至於此故列子於此特致意焉

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保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

解曰至人不離於真者也真在於內則萬物孰足以易之此至人之所以入水不濡入火不熱登高不保也關尹以謂至於此

為純氣之守者蓋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不虧其神是所以為真也彼智巧果敢有心於勝物也內藏猜慮外恃威氣雖一節斤體將不容於天地之間水火豈復可近哉唯純氣內守則知見旋復觀聽內藏莫知其為水火與之為一體矣此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老君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即此所謂純氣之守也是以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姬魚語汝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

何以相遠也夫矣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

解曰貌像聲色皆謂之色者凡物自無而生有必始於流動而生色太素具而形質始著太素猶不及於太始又安能至乎先哉唯物物而非物者然後足以至乎先

乎先其老君所謂有物混成者歟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為正焉

解曰有形皆屬乎造化唯造乎不形則止乎無所化矣得是道而窮盡之者離形超化至乎物先泯絕是非雖獨正不足以命之矣是至人之所以為真也

彼將處乎不深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

解曰甚易知甚易行不違萬物自然之數者不深之度也老君以迎隨不見其首尾者為道之紀即此所謂無端之紀也行乎萬物而萬物得之以消息滿虛其際不可終者遊乎萬物之終始也內能處而藏外能遊乎物此備道全盡者也

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

解曰壹其性則不貳養其氣則不耗舍其德則不散若是則能上與造物者遊是所謂通乎物之所造也

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

解曰由物焉得為正焉出而遊乎萬物之所終始斯能通乎物之所造矣通乎物之所造則能天矣天則神矣其天守全是乃其神之無郤也其神無郤則純氣之守也固矣故物莫得而入焉

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曾是故遇物也不懼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况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

解曰神生形形成神形不得神不能自生神不得形不能自成神欲不虧其全其或虧者以有知也形欲不傷其完其傷之者以迂物也然神生形者也愛其形者神未必守舍其神則物莫之能迂矣醉者之於

車乘墜皆莫之知此神之所以全也神全則死生驚懼不足以動其中雖墜車也祇能傷其形而不能傷其神也此所謂犯害與人異故雖疾不死也然而得全於酒徒以沉酒而迷其知爾非知而忘情者也至於不醉則其知歷然不復須臾之忘矣故雖不死而猶有疾也若具知之無知則雖水火猶不能焦溺而沉於墜車耶此全於天者所以物莫之能傷也聖人藏乎是所以為長生久視之道

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鏑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也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臂遠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下降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休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解曰引之盈貫言其張之盡鏑也措杯水

其肘上言其手之停審也適矢復沓言其中之巧也方矢復寓言其射之敏也其所以能若是者以其用志不分而猶象人也然而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射之射所要在彼不射之射所守者在於我射之射方可方不可不射之射無可無不可方其猶象人以外無所懼也所以伏地而汗流者以心有所矜也夫山之高石之危淵之深無心於害人也登履之者未必皆蹈其志也唯其貪生外殉矜吝無所不至卒之物不能為我害而吾心自為之害以至於喪生而終不悟也若夫至人之不離於具其於登履與人無異也特神氣內守不知有高深之可畏無往而不猶象人爾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以此而已子列子嘗御風而行矣於進是道也何有其云爾者將俾學者不以訛聞為天下之美盡在於己而務其全也孔子不居其聖亦若是矣所謂伯昏無人者居物之長反明為昏以無為入者也是所以能登高臨深而不懼子列

子列子嘗御風而行矣於進是道也何有其云爾者將俾學者不以訛聞為天下之美盡在於己而務其全也孔子不居其聖亦若是矣所謂伯昏無人者居物之長反明為昏以無為入者也是所以能登高臨深而不懼子列

子之所受教也

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徧視晉國爵之口所徧肥晉國熟之游其庭者伴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疆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為戲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垆外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寤於飢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

解曰禾生子伯皆范氏之上客則其知范氏之名勢也審矣相與言子華之名勢於中夜則非有諺誕於人也商丘開潛於牖北聽之則知其言之無心而不妄矣故以其黨之言皆實唯恐識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也

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不眴之既而狎侮欺詒攜秘扶抗亡所不

為商丘開常無愠容而諸客之技單獲於戲笑

解曰子華之門徒以狎侮欺詒來技為戲笑者求己勝而人辱也為商丘開者亦以為誕辱而懟憾之則子華之志驕而商丘開誠可辱矣今也一遇之以誠而常無愠容技雖眾俄而單矣戲笑雖樂俄而憊矣終不足以為商丘開之辱矣迴視昔之狎侮戲笑不亦徒勞而自辱乎

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眾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眾皆競應商丘開以為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骹骨無礙解曰猜慮不存誠信內守則其體虛矣故其輕揚擬於飛鳥投於高臺而骹骨無礙亦猶醉者之墜車其犯害與人異矣

范氏之黨以為偶然未詐恠也因復指河曲之淫隅曰彼中有寶珠冰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冰之既出果得珠焉眾昉同疑于華昉令豫內食衣帛之次解曰信其言而冰水不能溺此忠信錯其

軀於波流爾詒以為彼中有寶珠冰而出果得珠焉此何理哉誠信能感物之證也且寶珠之為物體元用妙每下愈況無手不在求以明智索以喫詬其失愈遠唯商丘開之誠同於象罔則其得之亦何異哉

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為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孽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逆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

解曰冰而得寶珠亦已異矣范氏之黨昉
 同疑之至於入火往還而埃不浸身不焦
 而後以其為有道而謂之為神人蓋投於
 高而無鵠或能因其勢而偶然冰而出學
 四者能之若火之烈烈則物無美惡柔剛
 一投於煙焰皆煨燼矣自非體合於神而
 同於無則塊然之形薪火奚可近哉商丘
 開以謂吾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唯
 其忘情而無知則心一而不二是所以為
 道而物莫之能逆也若夫藏情慮矜觀聽
 則怛然內熱已焚其和於中又焉能入火
 不熱哉惕然震悸已溺其性於內又焉能
 入水不濡哉
 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
 也必下車而揖之

解曰以子華之名勢而弗輕於乞兒馬醫
 者蓋審夫名勢之非道以君子之盛德其
 容貌若愚故能忘其勢雖賤弗敢辱也是
 亦至信之所感化也嘗謂商丘開方其誠
 物而無二心雖至人純氣之守無以復加

矣至於藏猜慮矜觀聽則猶為殺蒙之民
 由是知至道所在不使他求其於有得亦
 無漸次狂聖相去特在克念同念一息之
 間爾可不慎哉

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
 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
 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

解曰當而以信未孚之小信爾信矣而
 不期辟金之至信也至信之人內不疑於
 已外不疑於物至虛而無所於忤至粹而
 無所於雜故能參天地之廣大贊天地之
 化育變通之邦可行豚魚之微可及此所
 謂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也若夫
 尾生之溺鮑魚之燔豈信之罪也哉是塞
 以為有信非至信爾

商丘開信偽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
 識之

解曰誠在於我則物雖偽而皆真感存於
 內則境雖順而猶逆處已者唯務於自誠
 而聖人之善教必期於彼我皆誠而後已

若湯問所謂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
 來於五山之間者其彼我皆誠者歟謂小
 子誠之則道之在人無間於少壯小子之
 所宜勉也其俠而晚聞大道哉所謂子華
 者以榮而不實為名固宜以名勢驕人也
 商則聲之擊欽丘則地之中高開則物之
 啓出謂之商丘開是以始則能入水火終
 則以謂水火豈復可近也

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鴛者能養野禽獸
 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鵠鴉之類無不柔
 馴者雄雌在前擊尾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
 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今毛丘園傳之梁
 鴛曰鴛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
 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
 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哀發哉

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
 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碎
 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
 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
 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

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游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

解曰含生之類皆有血氣之性自人以觀血者心之所藏氣者肺之所府氣運而血如之一晝一夜凡萬有三千五百息血氣周流寤行於身寐行於藏間不容髮或過或不及微則疾而甚則死矣血氣之可順而不可逆如此由有血氣之性斯有逆順之境而起喜怒之情怨思生殺無所不至矣然而人之為人雖不能逆其氣而能帥其氣雖不能違其性而能節其性此人之所以為有道雖有喜怒之情其發也周或不中節矣至於飛潛之倫附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知有生之是利唯血氣之是使是以鳥窮則攫獸窮則搏欲其柔馴於人雜居而不相搏噬不亦難乎然而虎狼鴟鴞禽獸之至強者也既已與人均其血氣則其心智與人不殊遠也苟能達其

情欲時其饑飽媚其順而無犯其所逆未有不可以柔馴者且達其喜怒而媚之是養之之術爾要其所以能使雄雌在前羣尾成羣異類雜居而不相搏噬者則本於其心無逆順爾何則達其喜怒未能使之忘喜怒也喜怒之復猶陰陽之往來逆而犯之固所不可順而喜之亦非其中雖暫能順之而喜終必或犯而激其怒也唯喜怒不形而於物無逆順則物亦無逆順於我矣故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夫鳥獸之所以驚駭散亂逃竄隱伏唯高林廣澤深山幽谷之是趨者以避患害而從其類也今而視吾猶其儕則其游吾之園寢吾之庭與人同處與人並行亦已樂矣又何暇趨山林之幽深慕川谷之險阻耶意無逆順在我其不言不為之妙乃默得於禽獸之彊食靡角者化而柔馴可謂妙矣周之宣王知惜梁鶩之術而傳之至於為治則方且料民而不知用其術焉弗思其矣知亦以斯道而牧斯民其於在宥天下而致

恬愉之俗亦易矣所謂梁鶩者鶩匹鳥其性馴耦梁鶩則進而在梁得其所者所謂毛丘園者丘園蓋羽毛之族利養之地而所樂居也此梁鶩所以能養野禽獸宜王所以今毛丘園傳其術也

類淵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滄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耶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若乃夫役人則未嘗見舟而誤操之者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噫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歟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若乃夫役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誤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

解曰水負舟者也學操舟者宜知所本矣學津人之操舟而不能學其為津人雖津人之妙止能傳其術而不能使之盡其巧也有習於水勇於泅者雖不學操舟而津人之妙可俾矣蓋不習於水則顧視水之

津涯方且惕然震悼惟沈溺之是虞尚何舟之能操耶是以輕水者可教忘水者數能若夫役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未嘗見舟則非特忘水雖舟亦忘之矣是以無往而不暇也涉水猶涉難也御世者猶操舟以濟斯民於無難之地也唯有道者斯能輕忘世故出沒於萬變之中而未嘗有所困則其於濟世也有暇矣顏子用捨行藏同於聖人故孔子與之玩其文而道其實

以瓦甃者巧以鈎拒者憚以黃金拒者惜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內解曰所要愈重則其心愈矜心矜則智憚而巧喪矣夫巧在我物在外既已巧矣以有所矜而拙爾曷亦定其內外之分等黃金為瓦甃則無往而不巧所要者亦不能捨我矣然此終不可以彊而為之也唯有道者其為出於自然爾且其始也巧其終也拙是以巧而拙如俾其智巧不存則莫見其所要之輕重而遇事未必不巧也則

世俗之所謂巧者不乃為大拙者乎故大巧若拙

沖虛至德具經解卷之三

沖虛至德具經解卷之四

念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江通進
黃帝

孔子觀於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棠行當作下孔子從而問之曰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鼃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為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齋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解曰水生之蟲不疾易水性也若人則生於陵而安於陵爾吕梁之丈人乃能游於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蓋其性之所偏能也唯有其性故能長於水而安於水雖安